

赵树理 代表作

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中国现代文学馆编
赵树理代表作
中国现代文学馆编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编
赵树理代表作
中国现代文学馆编

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赵树理 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徐建华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树理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785-4

I. 赵… II. 中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8812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 印张 287 千字 4 插页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1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 主 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徐金廷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
	钱理群	徐金廷	舒 乙	樊 骏



赵树理

農村現狀
總估計

土改、互助（所有权是个体的）、初级社（所有权是部分的）、高级社（几乎是全体农民都参加的）、公社（接管单位要大又调整了的）。互助时期、老区新区时间有长短之别，合作化设备阶段，新老区均不甚长，但今计都有八年以上历史（一部分高级化以后才开始的西康户是七个完形生产年）。初级社与第一次（一九五三）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出现（执行）。

现是总路线的一部分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）。

只有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，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，七体上须减了（一部分是限制）。

生产资料所有制（这一事给广大人民（包括农民）一个新的刺激，精神为之一振。全国人民喜

有土地分红的。



赵树理作品书影

内 容 简 介

赵树理，原名赵树礼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，山西省沁水县人。

本书收入其小说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等12篇、特写1篇、剧本3部。其作品在内容上深刻地反映了解放前农村阶级斗争的曲折、复杂和尖锐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思想性、艺术性。他的语言通俗、流畅、幽默，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，被称为“当代语言艺术大师”。



赵树理 (1906—1970)

本书编者 徐建华

责任编辑 刘 晨

装帧设计 彩富美术
工作室

美术工作室
BP 68287/88-8408



目 录

小 说

盘龙峪	3
小二黑结婚	16
李有才板话	30
地板	70
李家庄的变迁	76
催粮差	186
福贵	195
刘二和与王继圣	207
小经理	238
邪不压正	243
传家宝	280
田寡妇看瓜	293

特 写

孟祥英翻身	297
-------------	-----

剧 本

打倒汉奸	313
------------	-----

万象楼	322
-----------	-----

两个世界	341
------------	-----

赵树理小传	377
-------------	-----

赵树理主要著作书目	379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小说

盘 龙 峪

第一章^①

没有进过山的人，不知道山里的风俗。

盘龙峪这个地方，真算是个山地方了：合四十多个庄落算一里，名叫盘龙里，民国以来，改为一个联合村。北岩是这一里中的最大村——虽不过有三百余户人家，但在这山中就不可多得。

西坪上离北岩最近——说五里，其实只三里多路。西坪上的人家也不少，但比起北岩来要差一半还多；村子里没有卖东西的，想买什么还得上北岩。

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，西坪上有个名叫兴旺的，提了个酒葫芦上北岩来。他出门时天就下着小雨，他以为不打紧，谁知走到半路上雨就大了，把他湿得水鸡儿一般。

他刚进了村，就跑进一家院子里去，口里喊道：“好大雨！”急忙两步奔到檐下。

屋子里隔着竹帘喊道：“兴旺哥！呀，你却吃苦不小！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跑得来？”

“为朋友的事也讲不起。”

“快进里面来避避！”

这人名叫有发，有二十三四年纪，是个做小买卖的——乡间用着什么他就贩什么，贩来挑到各村卖。

① 发表的仅见此一章。——编者

兴旺把湿透了的鞋脱到门外，赤着脚走进来。有发见他的小衫子也湿透了，连忙取一件干的教他披上，并且说：“把裤子也换一下吧？”

兴旺答道：“裤子不妨事，只不过是小腿一截湿了些，上部还是干的哩。——你村不是唱社戏啦吗？你怎么没有出去做生意？”

“我刚才回来。前天担了一担花红果子，昨天晚上卖了些，今天却逢着这种天气，戏台下站不住人，没有生意。——唷，你拿这么大一个葫芦做什么？”

“人家结拜干弟兄啦，叫我给人家打些酒。”

“都是谁？”有发最好打听这些事。说起干兄弟来他倒已有十几个了。

“谁？告你说你也不知道，是一伙年轻人。”

“你说着我就知道。上庄下岭几家人，我都是跑遍了的。”

“有春生。”

“秀才的孩子吧？是不是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哈！那么我不知道？还有谁？”

“多哩！十二个哩。有你村木头刀的佃户的孩子得水，窑上院寡妇的孩子小软。”

“窑上院寡妇不是没有孩子吗？她就是这村娘家，今天还在台下看戏。”

“那是东房里那个没有孩子，只有一个女儿。”

“我见过，那小闺女出脱得很齐楚，也有十七八了吧？——喂，窑上院还有一个寡妇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堂房里碰成老婆。”

“碰成也死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？前年就死了。阴阳先生说是院星的过，男人不能得

长寿。”

“哪有那一说：人死了他才是那样说，活着时候他为什么不给人家改一改？——碰成的孩子多么大了？一院子里，两个寡妇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恐怕要闹什么古董吧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有那么一点影儿。那孩子也不小了，二十了。”

“咱不管人家那些事，先说干弟兄还有谁吧。”

“还有……小铜匠金山，半坡院陈二先生的雇工安泰，发贵的孩子喜顺。”

“算了吧，发贵是什么东西，还会生出好孩子来。”

“哈！你却不知道：发贵虽是只‘瞎话篓’，而喜顺却是最靠得住的孩子。发贵做了什么不对天事，喜顺常好挖苦他，因此父子们常好吵架。”

“噢！世上竟有这样奇事？——你说吧，还有谁？”

“还有老来保的二孩子小松。”

“老来保还抽大烟不？”

“怎么不？五十来亩地卖得剩下横崖上的八亩了。小松是好孩子，今年给他二叔做长工啦。南头起富和老来保的瘾一样大，不过人家的产业比他多，坪顶的一攒柏树，大小总有千把棵，倒不在乎抽那口烟。这回他们拜把，也有他的三孩子三宝。”

“我看你村里，数东方老汉的日子好过啦。”

“对！东方、润年现在就算两个首户：两家都有五十几亩地，人口又不多——七八口人，外面不欠谁的债。”

“都还积有几个现钱吗？”

“现钱也没有——现在我村里谁还有现钱呢？今年还没有到过头啦，我村三间只出公项钱就出了三百多元了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也不知道做什么用了，收钱和割韭菜一样，割了一次又一次……哈，又扯的哪里了？你再说干弟兄还有些谁们？”

“我就是和你说那个哩，你就扯到别处了。刚才不是说东方和润年吗？里面也有他一家一个孩子。”

“都叫些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东方的那个叫土成；润年的那个叫猪孩。——还有黑旦的后老婆带来的那个小义。”

“黑旦后娶这个老婆还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！不过岁数也不小了——三十八了。”

“不算大，比起黑旦来至少也还要小五岁。”

“那都没有什么，只是带这孩子使黑旦很高兴。黑旦成天说没有要孩子的福分，现在十六七的孩子忽然在地里做起活来了，实在是意外的福分。”

“倒是这孩子的运气也不错，承受一份现成产业。”

“产业也不肥，不过十四五亩地，十几间房子。”

“对付吧！白吃人家的萝卜还敢嫌辣吗？——又瞎扯起来了。干弟兄还有些谁们吧？”

“还有谁？不是够十二个了吗？春生、得水、安泰、金山、小松、小软、土成、三宝、猪孩、喜顺、小义。喂，还短一个……”兴旺寻思着。

有发道：“还有你吧？”

“不许胡说！金山是我的本家侄儿啦。……对！还有个和尚。”

“哪寺的和尚？”

“不是，是老庙管的孩子名叫和尚。”

“哈哈！好名字！和尚看庙也是正经缺道。——他们干弟兄们数谁的年纪大呢？”

“数春生。我刚才给你数的那次序就是人家的排行，不过和尚是第十一，小义最小。”

“你也是约摸着说哩，人家还没有结拜啦，你怎就知道得那样